



JUNKEN GUSHI

军营故事

吕永海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军垦故事

吕永海 著

JUNKEN GUSHI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垦故事 / 吕永海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228-11674-4

I. 军… II. 吕…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649 号

军垦故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 话	0991-2841131
邮政编码	830001
制 版	石河子市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石河子市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3.2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定 价	12.00 元



从地头博物馆到“军垦故事”

景 俊

四十七岁的吕永海是新疆兵团农八师 150 团良敏二连的普通职工,老军垦的后代。他至今还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连队承包土地、种植棉花。从 1997 年开始,怀着一腔军垦之情,吕永海跑遍了 150 团每一个连队的角角落落,收集 1958 年建团以来老军垦们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一千多件,文字资料两千多张(册),各种票据与凭证六千多张(本)。小的物件,他就用他那辆摩托车运,大些的物件,他用小四轮拖拉机拉。

这些老军垦使用过的生产、生活工具中,有背篓、抬把、抬筐、架子车、老式牛车、老式马车、木叉、木推板、纺绳车、铁犁、木犁;有军垦战士训练用过的枪架、干粮袋、刺杀护具、教练手榴弹等;有生活中常用的石臼、木臼、石磨、石碾、井辘轳、煤油灯、马灯、菜票、粮票、馍票、西瓜票、莫合烟票、布票、吃饭证、欠款证、代金券等。别人看来不起眼的物件,在吕永海的心里都是“宝贝”,细心地珍藏着。这一件件物品,都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军垦故事。

十多年下来,吕永海苦心收集的老军垦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越来越多,他萌生了建一个博物馆的想法,让更多的人不要忘记那垦荒年代,不要忘记兵团精神。2005 年春天,吕永海在自己承包的棉花地地头林带里建起了地头博物馆,把这些物件分





门别类摆放起来,免费供游人参观,他自己则担任义务讲解员。吕永海的讲解非常朴实生动,每一件物品他都能讲出一段生动的军垦故事,使参观者受到深刻的教育。几年下来,地头博物馆已免费接待参观者 6000 多人次。讲解的多了,吕永海又萌发了把这些军垦故事写出来的念头,于是,他又提笔,写出了《军垦事故》这本小册子,以期使军垦精神代代相传。

这些小故事的语言不算优美,有不少口语化的地方,有些小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还有许多演绎,但这些军垦小故事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炎热的垦荒年代的点点滴滴,读起来多少会给我们以启示和教益。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前 言

在一五〇团场成立 50 周年的前夕，我将《军垦故事》一书奉献在读者面前。

《军垦故事》一书以一五〇团地头博物馆收藏的实物为背景资料，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编写了 46 段军垦小故事，把一代热血儿女屯垦戍边的英名，镌刻在军垦丰碑上，让军垦英名流芳千古。一五〇团场军垦事业的第一代开拓者们征尘未洗，响应号召挺进荒原，肩负屯垦戍边历史重任，扎根人迹罕至的荒原，风餐露宿，冒严寒斗酷暑，战风沙开荒造田、兴修水利，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他们用勤劳和智慧，把沙海半岛的一片片荒漠变成了田园锦绣、林茂粮丰的绿洲，开创了屯垦戍边的历史新纪元。

开发前的一五〇团，干旱肆虐、农耕难继、





畦垅废墟、黄沙枯木、极目荒凉、空留陈迹。经过军垦前辈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大兴植树造林,实现了人进沙退,新栽杨柳千万株,莽莽黄沙起绿洲。西古城高楼林立,小康村星罗棋布,繁花竞放,绚丽多彩,使沉睡千年的沙海半岛变成了今日的璀璨明珠。

军垦前辈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军垦故事》以朴实的语言记述了军垦前辈们扎根兵团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建设团场的真实故事。他们崇高的思想和顽强的作风展现了时代精神,显示了他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现代化主力军的作用。《军垦故事》的故事将给人们以鼓舞和启迪。将为大力发扬军垦人艰苦奋斗的作风,弘扬兵团精神,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振兴团场的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

2008年7月1日是一五〇团成立50周年,以《军垦故事》一书做为一份小小的献礼。谨以此书昭示后人,召唤来者。





目 录

寻迹	(1)
地穴逃生	(2)
岗位殉职	(4)
堵大渠	(5)
连营寨	(7)
十二兄妹破百万	(8)
七个快刀手	(9)
军垦秧歌军垦人	(10)
高产馍	(12)
五湖四海	(14)
大辫子	(16)
锅上锈	(18)
“军垦魂”前血压升	(19)
马肉	(21)
公物还家	(23)
蓝布对襟衫	(25)





群英谱	(27)
难忘的汇款	(29)
牛角刀和山羊角	(31)
帽子开花	(33)
钢校	(35)
何老师赶狼	(37)
场长到过我们家	(39)
瓜菜代	(41)
发展中的各种票证	(44)
一份通知	(46)
鞋面布	(48)
建场初期总结的灌溉经验	(49)
安居乐业	(52)
“太平洋”单子	(54)
中粮	(58)
难忘的歌	(60)
公约	(62)
高班长	(64)
卡片年代	(67)
黄参谋长看表	(69)
“偷”被子	(71)
一碗豌豆	(73)





想妈妈	(75)
作息表里的哭声	(77)
洋犁情	(80)
土箕子与架子车	(82)
当年的爱国卫生	(84)
马班长与三北羊	(88)
连轴转	(90)
老牌子	(92)
后记	(93)





寻 迹

1958年7月,位于准噶尔盆地南部,莫索湾北端风积沙漠与荒漠交错地带,被称之为沙海半岛的共青团农场诞生了,它是军垦人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用双手建立起来的。

在屯垦戍边的岁月里,我们的军垦先辈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平均20年探一次家,一年写两封信,他们最害怕的是收到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有80%以上的军垦先辈们不能为自己的长辈养老送终。

他们人均年产万斤粮,数千斤棉,百斤肉,他们的生活标准是:“每年供给300多斤粗粮(包谷面)、10来斤细粮、1斤多油、1斤多肉。”

他们穿衣标准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他们常年加班搞突击,平均每天劳动在16个小时以上,习惯性的突击任务是:冬天积万斤肥,夏天打千斤草。季节性的突击任务是:开春加班突击撒沙子,拉肥料,撒肥料。夏季打土块,运土块,扎苇把子。秋季突击背包谷秆,拽棉桃。冬季突击剥棉桃,剥到来年四五月份。

为了弥补粮食的短缺,开春吃蒸苜蓿,蒸榆钱。夏天长期吃老葫芦瓜。

父辈们用自己的心血为我们打造了今天的生活平台……





地 穴 逃 生

大漠荒原地穴多,多的好像蚂蚁窝。小的能当防空洞,大的能停吉普车。这是开发莫索湾时,军垦战士们对地穴的生动写照。在共青团农场建设初期,在开荒地地穴很多,地穴的内部结构复杂,有很多穴口在地里,而穴道通往很远的地方,有些穴道通到了地外边,地穴大小不一,大的穴口有5~6米,小的有几十厘米,深的一般都在2~3米左右,穴洞长度可达几十米、上百米。在浇水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会掉进地穴里,为了防止掉下地穴,当时用了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下地浇水的人员,腰里绑一根棍子,万一掉进小口地穴时,能够起到自救的作用。

军垦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在毛渠边上放几捆柴草,水浇到哪里,把柴草搬在哪里,一旦有人掉进地穴,就往地穴扔一捆柴草,让掉下去的人踩在柴草上,便于营救,老军垦们开荒造田时发明了拦腰棍。

1959年春灌刚结束,副场长王友伟同志,在去一连检查工作走到现八连通往一连的小桥处,不慎掉进了干枯的地穴里,这就是一条从地里通往地外的穴尾洞。洞底距地面三米深,口小底大,上面看着是平地,实际底下已悬空。王友伟副场长拼命扒土往上爬,到吃中午饭时才爬上来。他走到一连连部对连长卢振芳和副指导员陈杰奉说:“咱们差点见不上面了,我掉进地穴里了”。卢振芳回忆说:“王副场长当时手上的指甲缝全流着血,我和陈杰奉副指导员当时就掉下了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





一连老军垦战士郭达富在 1958 年 12 月份浇水时掉进地穴里后,连长卢振芳就在现场,当时情况十分危险,铁锹伸下去抓不到,就连忙把皮带解下来绑在铁锹上放下去,郭达富抓住皮带后被拽了上来,慢一点就被卷入穴道中去了。

1959 年从安徽支边来疆的老军垦张秀生回忆说:“当年我们浇水时没有马灯,都是用梭梭柴烧着后当火把照着浇水,梭梭柴燃烧不好,一会一揉,不然火就灭了,条件十分艰苦。1961 年春在 2 号地南头浇麦子,我和从河南支边来疆的刘文才一个班次,我在中心渠上开口子打坝,刘文才在守毛渠,我们相距 20 多米远,突然听到刘文才喊:张班长,不对头,水不往前走,肯定有地穴。当我转过身看他时,已不见人影了,我赶忙跑过去一看,他露个头在乱扒,我爬在穴口边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猛地把拽了出来,刘文才才脱离危险。”





岗 位 殉 职

开发莫索湾期间,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仍十分艰苦,很多老军垦战士因常年带病坚持工作,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闫大海是1958年从河南接家来疆的,他当时只有十来岁,在良繁二连干了一辈子,从1958年10月建连至今,已经49年了,但连队所发生的较大事情,他仍记忆犹新。

20世纪60年代初,1956年河南籍的支边青年,植保组长郑宗保,平时话少,不善言表,体质稍差,加上多年的劳累,最终身体被拖垮。冬季,植保组的主要工作是搞编织。平时郑宗保一天能编4个背篓,由于病重了,结果4天还没有编好1个背篓,连队干部不了解情况,批评了他,当他编完这最后1个背篓时,就被送进了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

还有一位江苏籍1959年支边青年,叫徐国寿,也是因为身体不好,连队照顾他,叫他看粮场,冬天一场大雪后,他在打扫粮场上的积雪时病犯了,他感觉不舒服时,随手丢下扫把就往值班室走,结果倒在了门里边,当时没人发现,后来是炊事员去领豆子,推开门后发现他已不行了。在那个年代,有一句口号,或者是歌词,叫做劳动工具就是我们的生命。活着干,死了算。

以上是建连初期这几年,因工作过早去世的两位职工,50年了,在老闫脑子里还经常想起他们,想起那个难忘年月。





堵 大 渠

三支干大渠是一五〇团灌溉的主干渠，在建团初期，干渠没有铺水泥板，因鼠洞、地穴、垫方处、盐碱段面时常发生险情，在当时垮渠是最大的事。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两次是因为三支干大渠垮了，我被父母紧急丢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在我5岁那年的深秋，一天下午，快要吃晚饭时，我母亲把我交给马号的值班员后，她转身就消失了，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大哭，值班的李大梁叔叔忙放下手中的活，跑过来说：“听话不要哭，叔叔给你找瓜蛋吃。”于是，我就跟着他找瓜蛋。原来是在一片打土块的坑地里，有几窝甜瓜秧，瓜秧已快死完了，李叔叔用扫把扫瓜秧，果然找到了一个有鸡蛋那么大的小甜瓜蛋子。这是我记忆里最早的一个甜瓜。

第二次，我快7岁了，又是三支干大渠垮了，那时我们家已从连队搬到了连队的畜牧点上了，畜牧点离大渠只有一个条田那么远，当时，我记得大人们都很慌张，有些人还说快点，场长都去了，我妈告诉我说，不能离开这里，水大可以淹死人。

堵大渠是那个时期最紧急的事，只要一听说大渠垮了，所有的人便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直奔垮渠处，不用动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连队就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了，这时，老年人会主动地把一排房子一排房子的小孩集中起来看管着。

三支干大渠每个段面都有护渠员，小的险情能自己处理的





都自己处理,发现大问题,他们就会立即跑回连队叫人,据参加过堵大渠的前辈们讲,先到的人首先跳进水里排人墙,排几排人墙堵住水后,后来到人员扛梭梭柴垫坑、摆渠帮,再后来到的一波人开始背土打夯,每堵一次大渠下来,都会累倒一大片。

良繁二连的 93 号和 94 号两块条田的东头是三支干大渠,一次,因地穴垮渠,拉开口宽 7~8 米坑深 3 米多的大缺口,等上游压住大闸断水后,垮渠的水和余水把 93 号地几百亩地整个漫平。

很多老军垦一提起堵大渠,仍显得很惊心动魄。

然而,又为那时的人心那么齐,集合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整齐和如此奋不顾身的精神而感到骄傲。





连 营 寨

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浇水时，一没有胶筒，二没有马灯。浇水的人就用大布包住脚，在大布上抹一点黄油，这样可以减少水的渗透量，起到一定的保护皮肤的作用，也代替了胶筒，再用梭梭柴当火把来代替马灯，腰里绑根防止掉进地穴的拦腰棍就下地了。

那时一个连只有几十人，所以浇水不分班次，吃住在地里，水浇到哪里，炊事员就把饭送到哪里。

现在还健在的一连老连长卢振芳回忆说，当时他带11个人浇水，天气很冷了，他们就在地边空地上点一堆火，在火的外围再点一圈火，人就在中间一圈睡着，轮换着睡觉，轮换着浇水，第一块地浇了10天，浇出了30多亩地，地亩浇的少，但渠道基本上涸透了，大的地穴填死了。

水浇到哪里，火就点到哪里，最后就起了个名字叫连营寨。

据回忆，当时浇水，从来水开始，所有浇水人员都吃住在地里，什么时候停水，什么时候才回家，20多天不回家很正常。

浇水的人转地时，把行李一卷往铁锹上一挂，肩扛着就走了，走哪吃哪，走哪睡哪，没有任何想法，一心还是想着多浇地，把地浇好，多增产。

